



中國民間傳奇

(扶)(乩)(治)(病)

一粟。

在舊信神的心理，不止婦女如此，即男子也是如此。病人求神方乞神茶醫治，事所常有。他們乞靈於木偶賜給刻板的藥方，或取一撮香灰回去，也會給病人服下，何況扶乩治病，又會確具效果的，那有不鑑相求治之理？

不過初絕非藉此斂財，他與一般神棍者流志在求利者不同，所以等閒不尤為扶乩，祇是相識的朋友，和親戚到懇，然後為之施術。同時並要病者必是久醫不效，已盡了人力，依然未占勿藥的，然後開壇。

他不是故斬其術，實則如果不稍加限制，則猶日之力，也應付不來，還怕些小事情，也勞動到扶乩，則未免製造神明，連神也感到厭煩了。不過，本初雖然有限制，而親友太多，其中又確有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馬知縣已喪妻，祇携妾黃氏，與媳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有一次，馬知縣的孫兒，偶然感冒風寒，延醫診治。醫生診脈之後，認為這是小病，絕對不成問題，吃了兩服藥，自然無事。但因爲這是知縣大老爺的愛孫，當然處方不敢疏忽，小心擬妥之藥，當無作僞欺人。

馬知縣即着僕人携方到城中熟藥店檢藥，不消說，自然到一間有名的老字號藥店光顧，因爲老字號藥店，則所售之藥，當無作僞欺人。

僕人奉命檢安藥劑後歸來，即在廚中煎熬，直到煎妥之後，乃斟出奉至上方，以便孫少爺服用。適巧這時孫少爺正在熟睡，不便喚醒他吃藥，李氏少奶奶，即着該僕人將藥奉回厨中，放在飯

瓶之內，免使冷却，俟孫少爺醒後，再令取出，該僕人如命辦理。

大約經過了坎許，孫少爺已睡醒了

李氏少奶奶即着僕人將藥取出，由李氏小心給兒子吃下。不料吃至碗底，發覺碗中有渣滓，並且濃厚如膠，李氏為之大異，立喚僕人到來，向他責罵說：

「我曾着你煎安藥後，澄清其渣滓，才好斟出來。現在碗底竟有這樣多的膠質東西，分明是你偷懶，不會將藥隔淨！」

（未完）

氏少奶奶即着僕人將藥取出，由李氏小心給兒子吃下。不料吃至碗底，發覺碗中有渣滓，並且濃厚如膠，李氏為之大異，立喚僕人到來，向他責罵說：

「我曾着你煎安藥後，澄清其渣滓，才好斟出來。現在碗底竟有這樣多的膠質東西，分明是你偷懶，不會將藥隔淨！」

戰術錯誤

一個青年手持一束花，登門拜訪他的女朋友。當他到達門前時，連忙整飾衣冠，必恭必敬地輕敲門。

開門的人不是那位女友，却是女友的小弟弟，他看見追求姊姊的人，手裏祇持着一束花而沒有一盒糖，心裏很不高興。

他對那青年說：「你實在浪費時刻而已，頭十個人的名字裏，都沒有你的名字哩！」

人皆寄之，張對僚屬，自述身世，不諱微時之事，且盛稱夫人的賢能，并曰：「人不可不畏妻，故凡嚴妻者，皆下流之人耳。」張雖貴為撫軍，然以敬畏夫人，不敢謂妾，其後夫人爲置一妾，而張僅使之典衣裳，奉箕帚而已，妾亦非夫人命，不敢當夕也，在魯多惠政，歿後魯人於大明廟建專祠祀之，祀聯有句云：「橫海東西，無處不聞齊仲父，大江南北，有人曾夢漢桓侯。」蓋紀實也，相傳張初讀書時，有人以古字畫求售者，張皆拂示夫人，鑑其真僞，某歲適夫人歸寧，爲古者以一聯求售，紙色斑駁，筆法雄健，上款爲孔明仁兄大人，下署雲長弟關羽，索價二千金，張遽歸之，懸之廳事，日夕欣賞，後爲夫人所斥，始撤去，亦笑柄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語雖近於陰陽家言，然而曠觀歷史，每遇世變，必有英雄豪傑之士，名世挺生，風虎雲龍，以建功業，則孟子之言，自可信也。

塘人，後遷河北大興，生時太夫人先夕，宿夢不覺，由廣東到北京，路途遙遠，宿夢不覺，由廣東到北京，路途遙遠，旅費不資，殊難籌措。况其子所任的官職，年僅三歲，小孩子長途跋涉，極不放心。當時龍川縣的知縣馬如奔，是兩榜出身的人物，年紀已五十多歲，到任未及一年。這位馬大老爺，爲官很是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馬知縣已喪妻，祇携妾黃氏，與媳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

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

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人皆寄之，張對僚屬，自述身世，不諱微時之事，且盛稱夫人的賢能，并曰：「人不可不畏妻，故凡嚴妻者，皆下流之人耳。」張雖貴為撫軍，然以敬畏夫人，不敢謂妾，其後夫人爲置一妾，而張僅使之典衣裳，奉箕帚而已，妾亦非夫人命，不敢當夕也，在魯多惠政，歿後魯人於大明廟建專祠祀之，祀聯有句云：「橫海東西，無處不聞齊仲父，大江南北，有人曾夢漢桓侯。」蓋紀實也，相傳張初讀書時，有人以古字畫求售者，張皆拂示夫人，鑑其真僞，某歲適夫人歸寧，爲古者以一聯求售，紙色斑駁，筆法雄健，上款爲孔明仁兄大人，下署雲長弟關羽，索價二千金，張遽歸之，懸之廳事，日夕欣賞，後爲夫人所斥，始撤去，亦笑柄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語雖近於陰陽家言，然而曠觀歷史，每遇世變，必有英雄豪傑之士，名世挺生，風虎雲龍，以建功業，則孟子之言，自可信也。

塘人，後遷河北大興，生時太夫人先夕，宿夢不覺，由廣東到北京，路途遙遠，旅費不資，殊難籌措。况其子所任的官職，年僅三歲，小孩子長途跋涉，極不放心。當時龍川縣的知縣馬如奔，是兩榜出身的人物，年紀已五十多歲，到任未及一年。這位馬大老爺，爲官很是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馬知縣已喪妻，祇携妾黃氏，與媳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

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李氏到任所居住，其子則在京供職七品小官，本來應接妻至李氏到京的。無

七品官，也是窮苦異常的，如果有家室，兩子，馬知縣為官清廉，抵任之後，曾革除了縣中許多陋政，圈縣紳民，對他都很尊敬。

恭賀大漢公報